

# 當變臉大師

# 遇上叮噹

## 韋飛雄



脫下面譜，韋飛雄是個活潑可愛的香港少女

踏進香港這個文化大融爐，處處可見中西文化融和，香港「變臉」大師韋瑞群女兒韋飛雄將中國國粹「變臉」、與日本的「叮噹」（現稱多啦A夢）、「比卡超」和美國的「蜘蛛俠」融為一體，別樹一幟。

今天憑着卡通變臉，韋飛雄在行內獲得認同，是全港最年輕的「變臉」大師，曾蔭權、董建華及何厚錫等都曾看過韋飛雄的表演，她更與父親開辦表演公司，修補了與父親的關係。現在，韋飛雄就如叮噹主題曲中的「人人期望可達到……跳進美夢尋獲美好」一樣，向着人生目標邁進，「我以前是麵粉和奶油，今天是剛焗成的蛋糕，他朝希望能成為令人吃得開心的美食。」

本報記者 周國良（文）  
蔡文豪（圖）

在近日一個悼念四川地震的表演中，韋飛雄穿上啡色戲服，轉眼間便變了十八個面譜，文、武、丑生等面相一個個呈現觀眾眼前。正當觀眾屏息以待之時，韋飛雄變出了叮噹、蜘蛛俠、比卡超、HELLO KITTY等卡通造型，觀眾大感新奇，紛紛報以掌聲，「是這些掌聲，令我下定決心，在變臉藝術上發展。」

八十年代出生的韋飛雄不諳言，在諸多創新的面譜中最愛叮噹，「我最想有叮噹的隨意門，讓我一開門便去到我想要的地方。」而韋飛雄的童年，雖不像叮噹友人大雄般被欺凌，但也是受盡磨煉，來港後父母離異，拾垃圾為生、會考零分，畢業後轉工如換畫，可說是「讀唔成書」的寫照。初入行表演變臉時，更是過着「日間侍應、夜間大師」的生活。

雖然父親是香港「變臉」大師，但韋飛雄學習「變臉」可說是半途出家，「爸爸在南寧本是雜耍藝人，一直憧憬來香港。但初來港時，縱使身懷絕技，在港仍難以謀生，最差時曾要倒垃圾過活，及後更與母親離婚。」韋飛雄父親其後學成變臉，是首個識變臉的香港人，他仍認為在香港

賣藝沒出息。至於韋飛雄小時候雖曾演出過電視劇《晴天雨天孩子天》，但從小父親也沒教過她半招，只想她將來做文人，「但我沒有讀書命，什麼中文英文書全都記不到，最後捱到中五，結果是會考零分收場。」

雖然會考失敗，但韋飛雄不像大雄般指望叮噹打救。自知不是讀書材料的她，後來報讀了大一設計學院課程，但過不了電腦繪圖一關，成績只是平平。畢業後她也沒走設計道路，經親友介紹做了幾年記者，其後又轉了當辦公室文員、收銀員、侍應生，「（那時候）越做越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！」

在社會打滾了兩年，韋飛雄仍是一事無成，分開多年的父親此時竟成為她人生的叮噹，「那時父親與拍檔折夥，便決定將畢生所學授我。」但因飛雄沒有任何劇藝底子，父親也沒法寶令女兒一步登天，開始時也不願傾囊相授，要她先打好根基，「父親要我用三、四個月到上海學京劇的身段與造手、川劇的吐火技巧，那時我日練夜練，較遺憾是我學藝太遲，骨架都硬了，學不成翻筋斗。」韋飛雄回港後，父親向她說了一句，「若能把這門國粹發揚光大，誰說女兒不如兒子？」到了〇二年，韋飛雄終獲父親傳授這門絕活，〇三年底還粉墨登場開始了「變臉」生涯。



蜘蛛俠造型



叮噹造型

◀韋飛雄父親韋瑞群，是現時變臉世界紀錄保持者

## 卡通臉譜 別樹一幟

在〇四、〇五年左右，承傳了父親的韋派變臉竅門，飛雄便嘗試加插自家元素表演別樹一幟，如配合女大十八變的主題，她突破自己，變出十八張臉外，更首創用卡通人物作面譜，「香港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地，接受中國文化和外國文化融合在一起，不少卡通人物陪伴很多香港人成長，加上我年紀較小，便嘗試用卡通人物作面譜。」不過，並非每個卡通人物都適合變臉，韋飛雄初時曾用迪士尼角色作面譜，但因角色頭型不適合便作罷，「米奇老鼠沒有耳朵可不成！」經多番試驗，便選用了叮噹、比卡超、蜘蛛俠等卡通人物。她又自創舞步，一邊變臉一邊跳「hip hop」。

### 生活艱辛 兼職賣唱

畢竟世界沒有童話，香港向被稱為文化沙漠，韋飛雄「變臉」生涯也非一帆風順，第一次免費在酒吧登台試演時，更被她形容為失敗之作，「因變臉的面譜有很多層，很煩，一般變臉表演，定了那個時間就是那個時間，但因之前的歌星唱過了時，等了又等都未到我出場，我困在雜物房，很辛苦。」

「變臉」表演也有旺市淡市，飛雄試過在淡市時，整個月也沒有發市，唯有卸下面譜，找兼職其他工作幫補收入，「經親友介紹，我會到一些屋邨酒樓賣唱，做歌女，我還有一個叫「飛飛」的藝名呢！」在各大屋邨酒樓賣唱，每半小

時賺取二百元，哼着一首首七十年代舊歌，「戴着面譜時，才有資格踏上五星级酒店台板，卸下面譜，我只是在屋邨酒樓賣唱的飛飛。」還有一段時間，飛雄日間要到朋友的餐廳做侍應，賺取每小時三十元的微薄薪酬，晚間則練習「變臉」，她笑說那時是「早上侍應、晚間大師」。

### 堅持操守 絕藝不輕傳

然而，她絕不認同為錢而出賣自己的專業和操守，曾有客人要求我扮失手，營造歡樂氣氛，但遭她斷然拒絕，「絕對不能接受，這是對變臉藝術的侮辱。」她更不滿濫竽充數的「表演者」，「有些本是做其他表演的藝人，到深圳用千多元買了一套戲服，一千幾百也去演。」

飛雄強調自己雖是賣藝者，也會將外國文化融入這門中國傳統絕藝中，但她明言要嚴守「變臉」絕不外傳的傳統，「曾有外國人向我拜師，又想買下我舊的變臉工具，都給我拒絕了。我背負着整個民族的傳統，這是很重的責任，我們賣藝但不賣國。」飛雄重申她的授徒原則，就是師傅在生一天絕不授徒，日後收徒也會重視他的品德及智慧，「教了敗家的怎麼辦？」她亦堅持每次表演都要有個人更衣室，以保持這門國家二級機密萬無一失。



比卡超造型

飛雄堅持每次表演都要有個人更衣室，保證國家二級機密萬無一失

## 技藝相傳 重拾父女情

韋飛雄不諳言，因父母早年離異，父親又長年在四川，自少缺乏與父親相處的機會，但變臉拉近了她與父親的關係，「雖然爸爸從未開口讚過我，一句也沒有，但有一次爸爸來看我表演，演完後他也不是不說一句便走了，但我的媽媽後來說，爸爸在台下跟她說：『她（女兒）都是天生吃這行飯！』我真的很開心，知道爸爸終於認同自己走對了路。」

### 家人共營演藝公司

韋飛雄在二〇〇六年底，與父親和弟弟開設變臉演藝公司，他們還發展出多種「變臉」技巧，如三位不同風格的單人變臉、雙人變臉、三人變臉、武打變臉、配合舞台劇的變臉、現場中樂伴奏的「變臉與樂隊」、變臉及變衫等，「早前自創一套名為夜上海變衫的表演，身上的衣飾會隨着不同年代歌曲而瞬間變換。」

韋飛雄常言，自己的人生路本來絕不平坦，但父親打破「變臉」傳男不傳女的傳統，令她習得「變臉」，踏上適合自己的道路。雖然飛雄口中常埋怨父親令她踏上了一條孤獨路，但心中卻把父親視作叮噹，一位在她困惑時願意伸出援手的良朋益友。

變臉除了讓韋飛雄得到了事業，更重拾親情。



透過變臉，韋飛雄一家重拾親情（受訪者提供）

## 韋父變臉58張世界之最

韋飛雄父親韋瑞群，是首位懂「變臉」的香港人，自創一套「韋氏變臉」，二十多年來走遍世界各地，歐洲、美加、日本、東南亞等多個國家演出。而韋飛雄則於二〇〇七年初，在中央電視台的《挑戰群英會》節目中，變出四十四張臉，創下紀錄。

二〇〇七年中，韋瑞群於一個私人晚宴中變出五十張臉，及後於去年初，成功變出五十八張臉，目前已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，成為世界變臉之最。



酷愛變臉的劉德華（右二）與韋瑞群（左二）合照



孫悟空造型

## 變臉國家二級機密

「變臉」源自川劇，是國家二級機密。不像其他表演，演員化妝必須在後台換妝，或以布幕隔開才能再出場，變臉最神奇之處是短時間內變出多款面譜，能不換妝就變出喜、怒、哀、樂、驚訝和憂傷等臉相。

扯臉是現時最常見，也是最複雜的變臉方法，事前將臉譜畫在綉子上，每張臉譜上都繫上一根絲線，一張一張貼在臉上。隨着表演的需要，在舞蹈動作掩護下扯下來。昔日「變臉」所用的面具都是用完即棄的，但現在資料經改良可循環再用。

其他變臉的方法還有「抹臉」，變臉師會將油彩塗在臉的某一特定部位上，到時用手一抹，就可變成另外一種臉色。「吹臉」則是在舞台上擺很小的盒子，內裝粉末，演員到時做一個伏地的舞蹈動作，趁機將臉貼近盒子一吹，粉末撲在臉上，立即變成另一種顏色的臉。